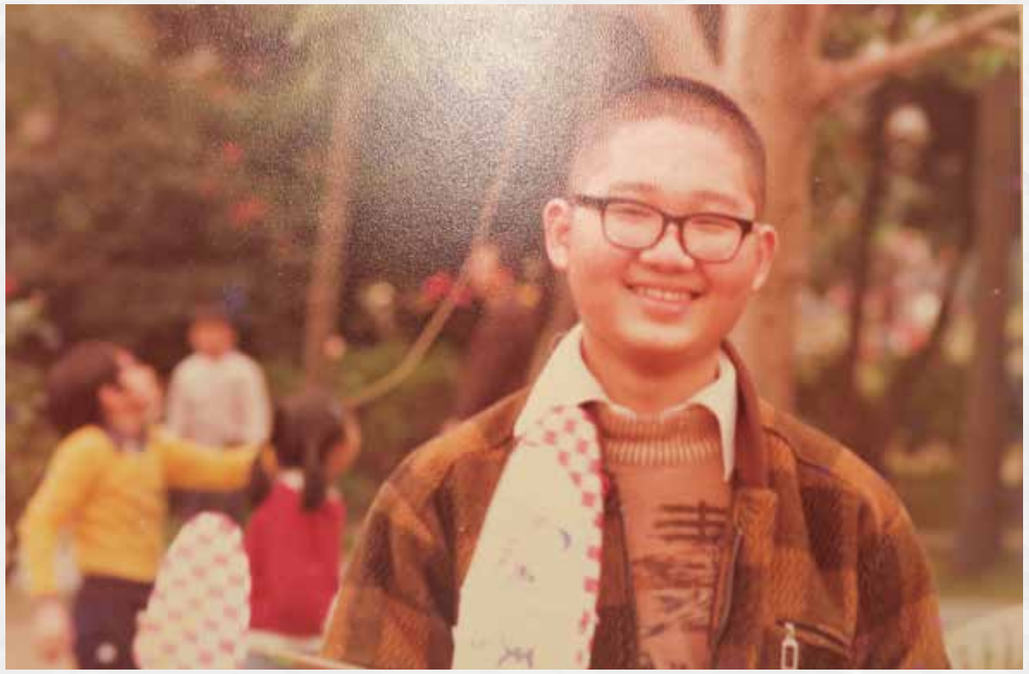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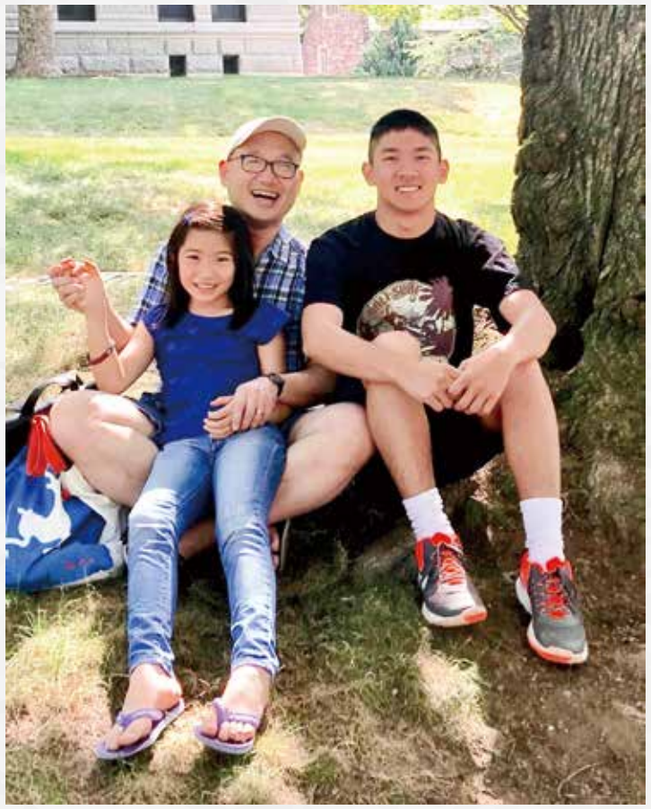
重生的感恩、起飛的夢想

■ 文 / 葉柏廷

在我十三歲、國二升國三的暑假裡，有一天腳底不小心被釘子劃傷了。結果那個小傷口一直沒好，而且我開始發高燒，最後被診斷得到急性淋巴性白血病(ALL)，也就是俗稱的血癌。幾經轉診，最後送到台大醫院。但那時候，我已經高燒四十度將近一個星期，不但免疫系統失效，血液裡充滿了細菌。等轉到台大四東病房的時候，我已經是奄奄一息。護士們不停地幫我換冰袋，在我身上擦酒精散熱……我一直昏昏沉沉，睡睡醒醒，嘴裡喃喃呻吟，腦海裡好像看到一些排列整齊的藍紫色方塊，隨著我的脈搏放大，縮小，又好像蜻蜓的複眼，忽大、忽小……我聽得到自己的脈搏跳動，叮咚、叮咚……隱約聽到爸爸在旁邊叫我的名字，還有遠處媽媽的哭泣聲…… 漸漸地，我就這樣失去了意識……

不過，那已經是四十年前的記憶了。感謝上帝的恩典，還有醫護人員以及我父母親的積極治療和全心照顧，我後來終於醒過來了。之後，經過兩年的密集化學治療和放射線治療，我的身體逐漸康復。再加上長達十年的追蹤回診，我終於在大學畢業的時候，被我的主治醫師劉禎輝教授宣布我的白血病痊癒了。雖然中間有許多痛苦和難捱，但這重生的喜悅和感激，也讓我在日後的人生裡大膽做夢，用力實現。





我還記得，在治療的期間，常常要抽取骨髓檢查。醫生只有對我局部麻醉，然後用吸管一般粗的針頭和鑽子，從胸骨上打洞，抽取骨髓。對此，我常常嚇得手腳發軟。而化療的藥物不但讓我掉光頭髮，也讓我身體相當噁心難受。在做放射治療的期間，身體有時候疲倦到連喘氣的力氣都快沒了。但我從來沒有鬧過脾氣。爸爸告訴我一定要全力信任、配合醫師護士們的治療，要帶上口罩，小心再小心不要被感染，才會好起來。在漫長的治療過程中，我的父母親從來沒有要我吃過任何偏方，只有聽從醫師的專業和治療。

出院之後，因為身體的虛弱，還有治療的需要，我休學了兩年。在沒有學校、沒有老師、沒有家教、也沒有 Internet 教學影片的情況下，我在家自學，把國中還沒有唸完的學業，自己設定進度讀完。之後，雖然晚了一年，我還是由爸媽帶著我全副武裝，戴著口罩，到考場裡進行高中聯考。結果出乎意料，我居然跌破了大家的眼鏡，考上了建中。在兩年的癌症治療之後，又重新回到了學校，開始就讀高中。

不過，高中復學後的適應是一大挑戰。兩年的治療讓我的白血球被壓抑得很低，因此很怕在公共場合裡被感染生病。我儘量避開所有的人潮和公共場合的聚會，放假也儘量待在家裡。即使在學校教室裡，也常常帶著口罩。再熱的夏天我也穿著長袖長褲，戴著帽子。走在路上，看

起來很怪異，有點像要去搶銀行的樣子。再加上沒辦法和同學們到操場上運動打球，在這段青春期成長的日子裡，我跟同年齡同學朋友們的互動相當有限。因此，我變得相當內向害羞。要過了好長一段時間，隨著身體逐漸強壯，我才比較能克服自己的內向，有信心去結交朋友，融入社團裡。

不過，高中三年裡我的成績還不錯。大學考上了台大機械，我的身體也開始健壯。當大學畢業，醫生宣佈我痊癒了之後，我一個人出國留學，在加州柏克萊大學修讀碩士。然後在美國矽谷工作，結婚生子。後來又在哈佛大學拿到 MBA 學位，與朋友們在矽谷創業。如今我住在美國東部，身體健康，有美滿的事業家庭。我和我美麗賢慧的太太，兩個疼愛的孩子，還有一隻可愛得不得了的貓咪，住在風光明媚、四季分明、如詩如畫的普林斯頓大學城裡。

記得在我生病沮喪的時候，曾經讀到俄國詩人巴斯特納克的一首詩：

為了世上的誰，你擁抱得如此廣闊？
顯示無比的力量，受盡無盡的折磨？
而宇宙充滿著廣袤的靈魂與生命，
佈滿著那些林野、河川、和村落。

這三天轉瞬即過，
他們要將我向虛空擲落，
就在這麼短促的時間裡，
我已長成，等待復活。

直到多年以後，我接受了基督信仰，才知道原來詩人寫的是基督耶穌。每當我痛苦難熬的時候，就會想起這首詩。知道我們雖然受盡折磨，但是上帝的恩典和力量，讓我們就在這樣的苦難中，磨練長成，等待復活……

＊＊＊

生病之後的四十年來，人生有起有落，有喜有悲。但是回想起來，我人生大部分的夢想，好像也都有實現。感謝上帝讓我生了一場大病，讓我在年幼的時候，就懂得珍惜生命。苦難和折磨，也往往練就了我們幸福快樂的能力和勇氣，學習每一天都生活在天堂！